

百味书斋

李季

花朵依然开满山

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——淮河一线,此线的南面和北面,无论是自然条件、农业生产方式,还是地理风貌和人们的生活习俗,都有明显的差异。秦岭对中国地理、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特殊的意义,贾平凹写《山本》的初衷就是要为秦岭立传,他在《山本》题记中写道:“一条龙脉,横亘在那里,提携了黄河长江,统领着北方南方。这就是秦岭,中国最伟大的山。山本的故事,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。”可以说,这是一本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,秦岭的地理风貌、风土人情、民风民俗、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,书中应有尽有。当然,秦岭之大,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的,贾平凹不过是写了秦岭大山腹地中的一个小镇——涡镇,然而,窥一斑知全豹,涡镇就是秦岭的缩影,涡镇人的悲欢离合就是整个秦岭的阴晴圆缺。

《山本》的叙事模式是民间说史的模式,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模糊的,我们只知道,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军阀混战的乱世。乱世之中的涡镇,为了自保成立武装,以暴制暴,最终毁于炮火。

涡镇名字的由来,是因为黑河和白河在此交汇形成涡潭,状如太极图中的双鱼。这是历史漩涡的象征,也是正邪两派斗争的象征。然而,书中的人物常常是亦正亦邪的。

《山本》写乱世,乱世中有杀戮,更有拯救,有大恶,更有大善,正因为有杀戮和大恶,拯救和大善才更显得弥足珍贵。悬壶济世的盲者陈先生救死扶伤,慈悲为怀的哑尼宽展师父救苦救难,奔忙在芸芸众生中的陆菊人古道热肠、扶危济困,他们就是涡镇的活菩萨,承载着作者对生命救赎的悲悯情怀。

正邪两赋论是《红楼梦》一书的哲学纲领,曹雪芹认为在正、邪之外存在第三种人性,是为正邪两赋,即为情而生,情诞生于正邪善恶之争的夹缝中,它超越了正邪善恶之争,不属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,而是自身独立,内蕴了真、美、爱、义、清净、圣洁、自由、创造等品质。这才是人世间精神追求的极致,人类极高明的理想,宇宙精神的终极目的。自从情诞生以来,善恶对立的两极格局就被打破,演变成善、恶、情三极格局。真正具有独立自存性的惟有善和情。《山本》中作者钟爱的主要人物陆菊人、陈先生、宽展师父,正是正邪两赋之人,他们仁慈、博爱,一如秦岭。只要有这仁慈、博爱在,秦岭就永远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。

《山本》写苦厄,也写对苦厄的超越,贾平凹说:“巨大的灾难,一场荒唐,秦岭什么也没改变,依然山高水长,苍苍莽莽,没改变的还有情感,无论在山头或河畔,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,爱的花朵仍然在开。”那些开满山的花朵才是山之本,那些花朵叫善和爱。🍵

茶悦人生

陈文明

兄弟与茶

《箜篌谣》诗云:“结交在相知,骨肉何必亲。”说的是知己朋友结交,有时比亲朋好友还要亲密。生活中,若有这样无所不谈、情深胜亲的朋友兄弟,岂不更有乐趣。

偌大的城市,高楼大厦显得格外冷清,在冰凉的建筑格子间,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感情被分割得支离破碎。好在,有这么一个肝胆相照、相互扶持的兄弟,陪我饮茶畅聊,我们相谈甚欢。凄冷之中,尚有一掬温存的兄弟情谊,暖我身心。即便是寒风凛冽的冬日,也能让我心生暖意。兄弟喜欢饮茶,无茶不欢,而我亦

然。因此,我们时常因茶而聚,在茶香悠悠中评古论今,在茶雾氤氲里悟道说法。但有闲暇,我便登门造访,好在住所相隔不远,来去方便。对于我这个不请自来的“不速之客”,他总会笑脸相迎,我则毫不客气地席地而坐,等待与他举杯对饮,畅谈一番。铺好茶具,摆上茶几,放正茶杯,烧开热水,捻出茶叶,不需多时,便可共赴茶宴。他有一套极为精致的茶具,茶几纯竹质地,茶杯茶壶烧制讲究,印花精巧,无不弥漫着古香古色的气息。尚未饮茶,便得这一视觉享受,已然心旷神怡,就愈发期待品尝他亲手所沏的清茶了。他沏茶的技艺,从我们怡然陶醉的神情可见一斑。少许功夫,他的茶便沏好了,一场如痴如醉的品茶之旅正式启程。那是唯独我们方可理解的世界,非一般的意境。我们嗜好清茶,浓酽浑然者,不足以清心静神。我尝举杯打趣:“兄长,咱们可是君子之交淡如茶啊,如此茶也。”他报以一笑,表示认同。



宋徽宗《文会图》局部
绘出北宋点茶文化。

当然不会单纯饮茶,这虽不少享受,却有些许索然无味。饮茶论道,便是其中一大特色。他是绘画专业,我则主攻写作。他练的是瑜伽,我修的是佛性。我们所事不同,各有专攻,信仰有异。但无论聊什么,纵然角度不同,方法迥异,然而终能归到一点,大概是所谓的殊途同归吧。我们少有分歧,说得十分合意,彼此各有所获,也许冥冥之中,两心灵犀相通。他给我讲解《瑜伽经》,教我静坐冥想以及禅定,我收获匪浅。其诸多言语如醍醐灌顶,总会让我混沌之中茅塞顿开。我们饮茶如饮酒,推杯把盏,称兄道弟,碰杯而欢。

我清晰记得当初相识的场景,时值迷茫,没有方向。初次见面,如见故交,他便请我饮茶。在他的小屋里,茶香很快溢满空间,气氛平添几分亲切,那是我们平生首次交谈,没有感到讶异,相谈融洽。他问我的梦想是什么,我说写作,但生存是基础,我欲曲线圆梦。他不以为然,说这是在人生路上绕弯子,是找托辞,在寻借口,年轻不去追逐梦想,青春不去燃烧,更待何时!颇感赞同,所谓一语点醒梦中人,正是他的一席点拨,让我迷途知返,直面人生。我燃起青春的火把,照亮逐梦的前途。

如果喜获新茶,亦会与我分享。他会兴奋地给我短信,说:“来啊,有好茶叶。”我喜出望外,欣然前去,一看果然好茶,赞不绝口。留下部分,剩下归我,如此空手而去,满载而归。当然,我若偶得好茶,也是乐于与之分享。我想,这分享的何止是茶,是人生,是真情,是快乐。

困境之中,我们相互勉励,收获之时,我们共同分享。有时不需言语,所有的心情和话语都会融入一盏清茶,相对而坐,各执一杯,细品慢啜,其乐融融。此时此刻,每一缕茶香,都是共鸣的桥梁。一杯知世界,一茶见深情,一切不言中。🍵

读史侧翼

张勇

古代开学很隆重

古人的一生有“四大礼”,“入学礼”为读书人首个必经的礼节,其次就是“成人礼”“婚礼”和“葬礼”。

古时,新生入学叫“开书”“破学”或“破蒙”。学费是一份“束脩”;校服是一件“青衿”;上学装备是一套“笈囊”。

据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记载,具体入学时间是这样安排的:正月农事未起、八月暑退、十一月砚冰冻时。陆游《冬日郊居》一诗中云,“儿童冬学闹比邻,据案愚儒却自珍。”自注即称,“农家十月,乃遣子弟入学,谓之冬学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汉代的小学教育主要是利用农闲时间,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大特点。据《嘉靖太平县志》记载,明代太平县“令民间子冀盼八岁以上、十五岁以下,皆入社学”。至于入学时间,古代并不固定,除“秋季入学”外,还有“春季入学”和“冬季入学”。三种开学时间中,以“八月暑退”与现代开学时间最接近。

古代,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“开学仪式”,而且备受重视。入学当天,儿童需穿新衣服和红鞋子。同时,家长要特意为孩子准备四样早餐:猪肝炒芹菜、蒸全尾鲢鱼、豆腐干葱、两个红鸡蛋。这些食品可是有寓意和讲究的,分别代表勤学当官、跃入龙门、聪明伶俐、连中双元。

据《礼记》记载:“礼义之始,在于正容体,齐颜色,顺辞令。”因此,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“正衣冠”。入学时,新生要一一站立,由先生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。然后,“衣冠整齐”地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。恭立片刻后,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。

步入学堂后,先要举行拜师礼。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,双膝跪地,九叩首;然后是拜先生,三叩首。拜完先生,学生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。所谓六礼束脩,亦即古代行拜师礼时弟子赠与师父的六种礼物,分别是,芹菜:寓意勤奋好学,业精于勤;莲子:莲子心苦,寓意苦心教育;红豆:寓意红运高照;红枣:寓意早早高中;桂圆:寓意功德圆满;干瘦肉条:以表达弟子心意。其中“束脩”二字,有人解释为十条干肉。据《礼记·少仪》记载:“其以乘壶酒、束脩、一犬赐人。”郑玄注:“束脩,十脍脯也。”束脩在春秋以前就存在了,《论语·述而》中已有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

这种礼节,看上去似乎很繁琐,但它恰恰体现了师生之间以礼相待和谦逊文明的融洽关系。学生自入门之始,即接受尊师的礼仪教育,即使是皇太子也不例外。按照礼仪的规定,皇太子初入学门,拜见博士时,所携礼品,所着服饰,与博士的问答,以及最后的拜礼,和州、县学的束脩礼是完全相同的。这也说明,尊师重教在中国古代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,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行过拜师礼后,学生要按先生的要求,将手放到水盆中“净手”,正反各洗一次,然后擦干。“净手”的寓意为净手净心,去杂存精,希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、心无旁骛。

然后,要举行“开笔礼”。包括朱砂开智、击鼓明智、描红开笔等。“朱砂开智”就是先生手持蘸有朱砂的毛笔,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红痣。因为“痣”与“智”谐音,寓意着孩子从此开启智慧,目明心亮,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。“击鼓明智”来源于《学记》:“入学鼓箠,孙其业也”,意在通过击鼓声警示,引起学生对读书的重视。“描红开笔”就是学生在先生的指导下,学写人生的第一个字,这个字往往笔画简单,含义深刻。

古代的开学典礼和拜师津贴并不在意邀请众多有名望的人士出席,也不注重礼物价格的多寡。一系列的仪式只为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重自己的老师,老师也全身心地接纳自己的学生。🍵



古代升学礼

写食主义

王大生

菰雨生凉

“菰雨生凉”,这四个字,有烟水气。我见到时,字悬在木匾上,是在江南古镇同里的退思园里。

退思,让人望而思其义,这个人不再大红大紫、大富大贵,他已从热闹处转过身来,从喧闹转向寂静。

寂静的住所,自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。

园主人坐在亭子里,下棋、打瞌睡。或是暑伏溽热,午后刚下了一场雨,他坐在亭子里感到凉意,该披一件丝绸薄衣。

我倒愿意承认是后一种,在四周长满野菰、荷叶、蒲草的亭子里,亭子近水,群鱼浮头,午后闷热,主人坐在亭子里喝茶、搦扇,雨说来就来,雨来时风满亭,下过雨的亭子里,水雾缭绕,生氤氲凉气,翠色与烟老。

文人喜欢与菰相伴,天地植物,有水则有灵气。清代扬州文人焦循,构一小楼,名“雕菰楼”。楼虽丈许二层小屋,然名气极大。四面开窗,近观书塾外,曲水湾环,春草夏蒲,秋苒冬苇。焦循自己也在诗中说:“开窗但杨柳,坐久身不知。鹭起人烟尽,牛鸣即涧迟。闲心变书史,病骨识天时。昔日张公子,犹有千首诗。”现在那座小楼没有了,一座房子荡然无存,但有一丛野菰醒在文字中,依然窸窣作声,引为天籁。

菰,茭白。生于浅水的草本植物,叶似芦苇,根茎可食。秋天结实,皮黑褐色,状如米故称菰米,亦名雕胡米。

关于雕胡米,《西京杂记》有个故事,西汉时,有一个叫顾翱的绍兴人,从小失去父亲,侍奉老母,非常孝顺。母亲喜食雕菰饭,顾翱经常带着子女去采摘。还疏导水流亲自种植,大有收获。他家住太湖边,后来湖中只长雕菰,也没有别的草,虫和鸟从不来扰。

一碗雕米饭,宋人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里说,“曝干舂洗,造饭既香而滑。”不知米香如何?滑爽几许?反正林洪的食堂里,有许多这样散发植物清香饮食,得林木水泽之气。

毕竟不是多数人知道雕胡米,茭白才是寻常物。

茭白这东西,从前水乡人不吃,见外面的人吃,也跟着吃了,就像抓到螃蟹的人,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那样。

我以茭白入菜,通常切丝炒肉,油光浸润,二味渗透,才是好吃。至于《随园食单》所提茭白另一做法,“切整段,酱醋炙之,尤佳”,则完全是一片山川清雅素食主义。

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就很有意思,茭白叫茭白似乎有些俗,称它为“菰”,就显得雅,易入诗入画。

在我的家乡,茭白被称为高瓜,长在水泽里。我一直觉得水有植物的清香,蒲、苇、菱、苕菜……当然也有菰。这些水生的植物,让水体有一种独特的淡淡香味,释放出水流相送的生命活力。

当然,还是回到“菰雨生凉”,雨水落在植物上,则植物变凉,并播撒开去。青浮萍铺底,美豆娘嚶嚶盘亘其间。暑热散去,凉风既起,则有虫儿开始窸窣鸣吟……

其实,水生植物,也并非只有“菰雨生凉”,一场雨后,天色向晚,荷雨会生凉,蒲雨也生凉,只是没有“菰雨”来得雅致。

暑天,清凉饮食亦可解暑。从前我跟着外婆大伏天喝粳儿粥。菰米能做饭,也一定可煮粥。

我要是早生一百年,大概会在一场雨后拜访这座江南老宅子。

虽然林洪把菰米饭说得米粒香滑,我倒想着园主人家中用柴火熬着一锅菰米粥。

暑意消退的园子里,菰米粥大概是不错的饭食,当然再配上一盘茭白炒肉丝,该是最好。🍵